

萬法宗書

火二



棘聽草卷二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讞詞 盜情

司道奉三院一件爲敕勦靖變事

審得呂瑯初從周以揚作賊在永康縣境此五年
間事也既已投誠歸農又充兵矣至七年又投入
何兆龍賊營在溫台界上時而歸家則稱販鹽時
而出外則往山寨雖兇器不持至家中故不知其
執何器械且兆龍到處劫掠瑯決無在山寨而袖

東野集 卷二
手裹足之事况於其家現獲賊令旗卽稱應小欽
爲頭目呂瑯爲小兵然不能謂其非叛黨也原擬
駢斬非枉但賊仗未曾起獲猶在疑獄者此耳
覆審得呂瑯雖往來賊巢因胡公常具首致被捕
獲此原與對敵就擒者有異故賊仗悉皆漫滅卽
床下令旗上有應字細訊給受情節亦並不知據
供出自應小欽之手則其卷而藏之實爲小欽所
給耳跡其屢供以東永當萬山之中兵火凋敗饑
寒之民易於爲非在呂瑯誠不能自諱爲賊第求

其所殺何人所執何械所劫何地尙難指實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職之仰承憲臺慎重民命之
心而爲之上請也卽呂瑯數載園嘉氣息奄奄所
以不遂填溝壑者安知非有此一綫可生之機以
待今日解網哉議獄緩死蓋欲求其至當至確今
反覆研鞫不過如此苟可以開一面請示好生之
仁查初審尙有其父次審尙有其妻今俱相次淪
沒夫訊審連綿亦足以羈斃不獨市朝之法也
司道奉兩院一件爲塘報事

審得陳叔韜與族人陳伯霖積怨未消遂謀搶穀先過呂邦錫之廬投宿盤殮脫粟一夕居停因有不可來我都之語及率陳忠胡廷國等搶穀百餘實於廷國家分賣陳忠指爲陳潭家者妄也以致捕役往拘潭係初經投誠之人驚魂未定勾攝突來故破壁而去後卽親投面質益徵陳忠前言之謬矣迨嚴緝叔韜之令下遂鼠竄潛蹤先望蔣元亮之門投止轉至金守稅金守太家藉瑣瑣姻婭爲逋逃主時風雨瀟瀟給以箬笠青蓑從後門而

遁其耄母葛氏幼姪有道遂捕獲於守太之家屢供在案無異詞也蓋當日叔韜作賊流毒東永之間議者恨罪人之不得而貽禍皆歸於數人故以隱藏故縱律之重罪今首惡渠魁已計窮就撫則現存餘犯自當末減從寬况廷國陳忠旣經瘐死葛氏守稅又復病亡同獲陳希賢久化獄燐事主陳伯霖亦登冥錄纍纍多命皆由叔韜首禍所致無論其作賊時殺人害人難以億計卽此一案萬不能爲叔韜寬也况此犯者數縣合勦百計捕擒

而不可得今幸恢網不漏正天亡之時似非常赦
可原婺屬生靈所關甚巨合按響馬律論死以除
地方之害

覆審得陳叔韜投止於呂邦錫蔣元亮金守太之
家此時飛鳥依人窮猿投木正可擒而首之不亦
大義曉然哉乃顧依違其間聽其悠悠來去雖無
窩贓上盜之情而罪已難追依律滿杖夫復何辭
臬司奉兩院一件爲憲斬事

審得何伯奇殺樓大宗一案歷道府廳凡有十六

審詳矣總之在伯奇則重其投誠與不投誠其兄
何澤文則重其助殺與非助殺觀金氏樓大龍入
寨取贖則確証無如金氏大龍而亦稱並無澤文
在旁其非通叛可知推當日之詞實以兄弟故波
及原無確據卽伯奇之所以論死者實因擒獲在
先告照在後不能追於謀叛若其初果翻然來歸
則殺大宗之案併可置之不問而况其兄久在郭
家開店者哉澤文當從未減似不爲寬
臬司奉按院一件爲盜窩劫殺事

審得王成等勾聯亡命肆志綠林假扮戎裝流毒江澚見閩客顏天等挾重資而泊女埠夜遂夥黨行劫且殺死顏天阿權二命既而漸次成擒獲賊有據真莫真於顏字之拜匣確莫確於福建之槽銀王成雖欲狡辯一詞不可得矣况徐長生金應祿名下所獲賊銀七錠與王成二錠相符同夥分贓莫真於此若周十二者大盜識其姓名是萑苻之巨藪也而董孟增衣賊主認且內有紅衣係吳教官被劫之物陳惟貴名姓則又見於劫殺福建

齋表官員之初供可見此輩大盜橫行不論是官是商遭其兇攫者多矣互供明確同夥最真雖十二唯貴名下未經獲有顏氏之贓詎可寬其一線以釀江表大患哉駢斬非枉洪八八係孟增供爲同夥獲有餅銀八兩未經主認姑寘疑例惟貴父陳五四未可因其子而死之相應省釋陳可明已經物故免議埠頭章文元船戶畢成審屬無辜相應釋放惜乎董孟增未正典刑先登鬼籙死有餘幸戮此數兇亦足以慰九泉長恨矣現獲贓物除

失主認領外其無主贓物所當變價入官彙解其未獲之贓雖該縣未究明何人名下所得總之諸盜意在捱刑堅不肯吐今據前招反復諦閱前後情節的係真盜定爲爰書現解臬司聽審奉批憲詞應請一併批司覆勘並結

覆審得王成等劫殺閩商顏天一案已經屢讞其爲真盜無疑但前此嚴訊尙未肯確吐真情今奉憲駁隔別推問不待刑鞫而俱不能自掩其情矣如陳惟貴分得銀五十兩他若王成金應祿周十

二各得三十兩口供鑿鑿彼十二操舟從事固非一日况分贓可據其何以自解於同行得財之律乎最可恨者莫如發本之洪八八安坐家中置船江滸諸兇得以張帆劫殺謂非八八導之使然哉推其陰謀何啻手刃而越人於貨也前此起出贓銀八兩卽無主認要皆行旅篋中之物而衆口如一亦何所容其置喙但顏天黃永福資貨甚多今亦無從盡追總之強盜得財浪費隨手輒盡斷不能久畱以俟今日之起獲故認贓定案特明其盜

之非誣在真而不在多顏字之拜匣福建之槽銀
真孰真於此者同夥既確駢斬奚寬雖贓物不能
盡追以慰生者之心而罪人既得按法亦可瞑死
者之日矣餘盜仍行嚴緝

守巡兩道奉撫院一件爲明火劫殺事

審得吳四十吳三三一案駁問者屢矣蓋初因章
三元之供報而後捕役張應協同鄉保吳七遞吳
十遞吳十九等追至處州境上相及而猶持刀傷
人者吳四十也四十名下有現獲白布四箇墨十

錠三三名下有現獲白布八箇紅花緞馬衣一領
紅絹線九結雖銅爐沈水徽墨花費而現獲之贓
謂非失主黃若南之故物乎前供鑿鑿在案况持
刀拒捕張應吳七遞正身面質安可以盜首嚴九
十別案遠禁夥黨窩主唐老四盛四三舒士麟等
斃獄幽囚多載而遂援祝網之例耶况強盜罪在
不宥雖事主認領遠歸此獄已成定案用消萑澤
之警宐正藁街之誅

覆審得吳四十吳三三初供出於章三元之口繼

而被獲起有白布馬衣線墨等物曾經寄庫後爲
失主黃若南認領回籍今行縣確查據申覆無異
惟是吳七遞原係里遞總名初審時蓋以現充里
遞者應審故云非復昔之七遞及奉牌取吳十九
質對而十九卽七遞下之里遞乃彼時協同追緝
之人據供當日吳四十持刀砍來勢甚兇狠故原
呈有殺傷之語若章十九章三元之爲同夥初招
甚明十九獲贓有據三元供報有人其爲真盜無
復可疑而前道周釋之者特因其舉首劫獄之故

不致犴狴疎虞在當日以爲所全者大未暇究及
此案之終始也但事關大盜該縣自應及蚤申詳
所以致此稽遲者蓋此事發覺在教官李順署縣
時因或奉清釋或因斃獄事主久經回籍將聽其
瘐死之意故季縣官初到請援例祝網幾於脫漏
及奉批駁府縣出入之間往覆再四今始批職審
理而轉詢其始事之府縣俱再易其人矣章十九
章三元據縣申覆自出獄之後已經物故無從拘
詢今囚首對簿者惟吳四十兄弟然自事主領贓

回籍之後欲求一質証而不可得祇據原招研訊
夥劫情真仍照原擬不爲枉也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肅靖叛窩等事

審得韋成諫吳成枝吳成榜皆賊渠陳化龍黨羽
於上年十一月十二日焚劫鬼山沿途肆虐而吳
其充之子吳成鋌併十歲幼孫吳光祖俱被掠歸
索餉勒贖成鋌出囊中所帶二十金求釋不允在
其充倚閭之望方無可奈何而有諸暨蔡長卿者
言與陳旗鼓有託妻之交可往取贖其充出銀三

百兩付之孰知成諫之賊心未饜於十三日祇釋
光祖仍繫成鋌以居奇再通家信復使吳德齋銀
一百三十五兩白紬三丈布十二疋裹脚四雙足
以釋之矣而成諫等見泉刀幣帛之相繼方謂可
源源而來安肯輕縱拷索益嚴乃嚙指血書貽父
其充又多方那借銀一百八十五兩思贖其子孰
知又有事外之變吳德行至十三都乃有地方社
兵郭大思王金福厲麒等指稱搜賊爲名要而奪
之此本月十五日事是父是子何所遭不辰觸步

皆荆榛中也宜其庭讞之時俛首哀鳴潸然泣下
有不勝其悲者韋成諫吳成枝已於趙正寵殺父
一案擬辟成榜從叛劫掠皆真駢斬藁街夫豈爲
枉餘犯聞風遠遁若蔡長卿吳三喜許小農相應
照提另結杜應化審係良民應從釋放其張小農
陳龍吳小元皆無知貧民杖而釋之至於郭大思
王金福等雖防禦盤詰不爲無因要奪行賄事旣
有據所當擬配示懲照追給主厲麒提到日審結
覆審得韋成諫吳成枝逞山寇之勢擒吳成鋌父

子至寨勒餉取贖旣受銀物止將光祖縱歸猶畱
成鋌其充再措重資付吳德以往種種罪孽皆成
諫成枝爲戎首此二賊者不容於死第於趙正寵
一案已經擬辟罪無可加祇將搶奪之郭大思王
金福究擬以示懲創雖推原初狀實切齒於搶劫
之兇及細質根由遂得情於要奪之輩故不得因
其原狀無名而遂寬也况持銀被搶吳德確証最
真今吳其充言與大思等素無嫌隙天理具在豈
肯無端指害所奪銀一百八十兩係大思金福厲

麒均分今厲麒未獲二犯名下應照股追給張小農往來賊營不過窮人依草附木誑誤可矜審無劫殺確據仍照原擬蔡長卿等應照提另結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大盜劫殺事

審得孔位柳汝洪等合烏羣之勢而行虎攫之兇者屢矣迨至金華河下被擒供吐畢露詎非天誘其衷而使吞舟不漏於恢網也旣獲賊纍纍使當日陳署捕逐一究明某賊係何失主之物某物係何賊名下之贓條分而縷晰之何令其或保或逃

或死乎伏蒙憲批敢不盡法研鞫務得真情求獲罪人以靖民害細閱原招之供府審確係汝洪親吐繼已卽歸糞土惟訊孔位所供同夥之人杭州則有王三劉君紹興則有一姓王者在內爲首義烏則有吳君耀住蘇溪而李廿六係東陽大賊移居義烏其七年十二月內行劫所有緞子等物俱廿六得去位惟分銀十兩劫段副將家君耀汝洪廿六等俱在其內掠於他府彼亦未聞其詳則廿六同夥行劫甚明奈何署捕者出於樊籠而令同

東華錄 卷二
冥鴻之不可求哉問誰爲奔走其間而認保以脫
羈囚者則有丁十四丁七三若而人是誠不能追
罪至於船戶李苟暨陳國成據孔位供係無干應
見山旣係妄扳呂國道已從別案審結王三劉君
先就擒於省會紹興渠賊奈失其名卽汝洪疇昔
之發保者前府亦冀延殘喘以正典刑經承實無
他弊相應免擬其前供陳叔顯雖經照提夥盜李
廿六吳君耀久行嚴緝俱未報獲致爰書未定而
孔位又速天誅終未結案合行詳請或俟緝獲廿

六等定案或將保結廿六之人先行究擬

覆審得丁十四丁七三丁廿三等與李廿六固雖
親識而於犯盜之後乃敢公然執結認保使大盜
得以乘便漏網伊誰之咎况十四復有持銀行賄
之事乎但當日舞弊賄脫者皆徐德厚而德厚乃
署捕陳舜欽之私人自舜欽謝事卽行遁逃各案
告發甚多俱照提未獲今祇遺其妻管氏詢之復
非原配方且腐心切齒於良人無從覓其蹤跡矣
惟是丁十四等妄行結保甚而通賄縱奸誠難寬

擬但律無買脫真賊之條而於說事過錢之律實爲昭合按法減等雖罪人不得而三尺亦少伸矣其賊犯李廿六等仍照提另結分守道奉部院一件爲天仇事

審得夏汝高卽馬三於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擁衆人生員方允吉家將其父方文淵殺死此時拿旗執火張世方等目擊最真其爲賊魁固不待辯由此推之其肆行焚戮者更不知凡幾矣至五月廿六日在東陽雖曰投誠於甄遊擊尙未定議

旣非安插歸農之人猶然賊也而不束身靜聽甚至擁轎執械歸家洵洵以圖報復此其心誠不可測况公然無所忌憚入允吉之家猶嗔告訐彼豺心鷹眼者特借投誠以壯其包身之膽耳然不可謂非恢網之密令其自入方氏之門始得以遂其羣縛殺人者死萬不能爲汝高開一面也若投誠得以藉口則今日肆行殺人明日詭稱向化適足以養奸縱寇三尺亦復何所顧忌乎况未奉安插而行徑全非良民按律擬死良不爲枉他若呂朝

彩等已經前詳供明毋容復議

按院一件爲劈冤事

審得龔九二於八年五月二十八夜夥黨王可良江花子等至衢州樟樹潭地方行劫布貨事主陸尹隨控巡道行衢捕官嚴緝先獲可良口供九二同夥後差衢捕姜文金德朱貴劉升卽劉申四緝復協同蘭捕張應而九二花子始就擒焉花子供九二分布五擔而九二親認手持長鎗行劫挑布一擔內將二十疋賣銀十五兩花費供吐賊仗最

確業經屢讞俱無異詞同劫得財律有常法衢刑官擬辟允當其辜乃欲輾轉其詞指可良爲仇扳誣劉申爲抄搶如洵其仇扳而抄搶也何屢讞不出一詞甘心俛首爰書旣定忽圖倖脫其誰信之今可良雖服天刑而獄貴初情已成鐵案欲爲本犯寬一面不可得也仍照原擬良不爲枉

按院一件爲劫盜事

審得盛二百四程和尚錢廿九樓瑞等於八年七月初四夜糾夥入生員倪師堯家方其熟睡未醒

門戶不驚此猶可以竊論及既進臥房則舉室輝煌且欲以刀制其死命罄劫所有乃闕然大叫從後邊而去察其兇悖之勢非強而若是乎今據所供同夥除現獲四犯外尚有俞雲方四樓應方樓應德等多人究其所劫之物除盛二百四名下現獲銀髻瓊片銅盆外尚有花費銀兩首飾衣服器具多贓供分確據此四犯者固不能寬於得財之律在師堯被劫後隨經控道批發捕廳而復有此鳴者蓋因當時帶捕爲前任周知府彼盛二百四

已經拏獲未審報病氣息奄奄恐其化爲獄燐暫令保出師堯懼罪人之漏網故有此控至於承緝搜贓則有原捕倪成而胡壽係捕廳快手乃拏倪成之號差實與無涉今倪成已死不能起而究詰之其餘未獲各盜請批總捕官嚴緝獲日一併確招具報

按院一件爲慘戮事

審得池國明胡廷發夥竊生員孫國維家原出於蔣廣之供招鍋鋤贓物出於廣家其爲真盜無疑

則歷歷所供之人獄貴初情不可謂非鼠竊之朋也卽後改供仇扳盜口反覆是其常情安知非行賄使然卽當日國維祀穀約有二十餘石一時盜盡自非一二人所能而稻穀乃家家所有之物因難指獲真贓今提里隣再質若胡維應五十係池國明兩隣也胡悌胡貴係胡廷發兩隣也共稱二犯平素嗜酒放蕩非爲雖穿窬黑夜行事不令淡知然非端人實可槩見而原供之蔣廣已死不能起而復問卽前之坐以城旦者政因其疊告全虛

按誣並配爲奸人做也仍照原擬似不爲枉
按院一件爲火冤事

審得周成之卽周翀與周彝之雖同族鴈行素多嫌隙乘陳希文於九年三月初九夜被盜強劫併失牛一隻告緝在縣而成之遂將彝之名呈送蓋因順治五年間曾從匪類疑其形跡然實挾仇害之也未幾於彝之家起出黃牯牛一隻事主希文亦未察其是否遂經認領於是彝之欲展辯爲非盜不可得筆楚所加冀扳報以苟免一時之嚴訊

供有周思敦周思成周英之等多人差捕曹達孔
尚牟興往拘英之因取其家下零星物數件英之
激而上控所由來也但指彝之爲盜者所據唯失
主之耕牛今細究此牛又係彝之已物乃縉雲人
汪四達聘親代銀五兩者猶慮其言未可信卽提
四達親質果係順治七年間聘親之物也反覆諦
審此牛實非陳希文牧養之牛最真最確則彝之
非盜希文者可知所供周英之等非真盜夥又可
知不識希文見牛卽認者何心而成之因盜呈送

者何意若據當日周成之等公結該縣申詳則彝
之已陷死法設非職一念之明無復生理此真極
寃大枉不幾飛六月之霜竭三秋之雨乎若成之
者卽與首事妄結之周克佐周敷之等並杖爲寬
不盡之辜再請加責前牛旣非盜賊應仍給還彝
之其劫希文真盜另緝但彝之信口供招雖冀免
刑楚而妄指多人致滋拘擾固不能追於一杖其
所告俞仲全審無庇盜出書情節特以希文係其
莊客因波及之周君舜審竝無干亦以其誼關同

族身爲刑房不復臂援故嗔而牽告若夫曹達等
三捕乘票滋擾竝從杖革牟興另行提究其所得
物件查追給主

守巡兩道一件爲緝盜安民事

審得邵十一楊龍徐守君與已故陳小農陳守犬
厲子奇邵十六陳明王等皆寇黨也於上年十二
月初八夜劫生員陳南家手執鎗械各各有據縣
供已明掠其資財而復擄其母郭氏入寨楊龍輒
敢公然索銀取贖不獨陳南誓不共天令閱者爲

之髮指迫徐守君計窮就撫賊勢亦稍解散陳南
指名控縣得漸次就擒口供鑿鑿駢首藁街夫豈
爲枉但不得快心東市而使陳小農陳守犬諸人
相繼化爲獄燐此實天道不爽其邵十一楊龍徐
守君對質旣確自不得以贓仗之拋棄坐令漏網
用擬大辟以正其辜但徐守君已經投誠部院應
否免死出自憲裁至於地保馬益宙甲長李元兔
捏稱公結保賊爲良竝杖示懲

覆審得邵十一楊龍皆徐守君之寇黨也八年十

二月初八夜劫陳南家而擄其母來時不下七十餘人而守君實爲渠首是日併將陳所聘家二女子一時擄去時社長丁唯寧等報聞於楊防官差兵三十名糾集地方社兵千人始得救其母以歸此唯寧供之甚詳而陳南之所切齒腐心者夫賊而至擄掠婦女橫行草澤非大寇而何所當引響馬例卽請正法

三審得邵十一徐守君等擄陳南之母與陳所聘之女此豈尋常小寇哉惟是所聘身列子衿且以二女出聘故不便來認而被擄於八年十二月初八夜奪回於是月十一日丁唯寧陳所職證供明晒夫擄及婦女其爲劫掠孰甚於此罪惡通天正與執弓矢軍器邀劫道路者相等故比依響馬之例卽正法藁街不爲枉也仍照原擬

守巡兩道一件爲急救父命事

審得鍾茂榮之父良汝本九都人其兄弟宗族皆在而良汝獨徙居十都此卽素行不端不齒於衆之一驗也五月初三夜至九都撬入十宗夏家竊

得食鍋衣服知覺喊捕夥賊竄逸良汝失足墮水
泗過溪潭隱入墳墓此時地多搶稻人方結社守
禦一呼而集昏黑攢戮頃刻屍橫野草舉火一照
始知其爲鍾良汝當是時良汝親兄良林良夏等
皆在社兵之中見之驚駭卽令其子姪茂敬佛思
等奔報茂榮此當日情事衆口一詞則良汝之爲
真賊無疑次日茂榮以父命宗夏以勦盜各控在
縣而鍾良林等有懇案防患一詞恐賊情貽累也
但九都地保俞中堂等則結良汝爲真賊十都地

保樓應思等則結良汝爲良民致滋疑竇細鞫茂
榮稱伊父往九都催糧若係白日則相去五里何
不歸家若係黃昏則暮夜非催糧之時再審佛思
亦無至彼投宿之事此言不足憑也問樓應思何
以獨結其非賊供稱良汝原係九都人今爲九都
盜其在十都固未嘗見其行竊然亦不能確指其
爲良民實証則安可據此一結而以社衆殺賊爲
地方之累乎更審鍾佛思等倉忙報信父命遣往
若有陰謀必不往報矣賊旣現獲戮經社衆良汝

之死可以不問鍾茂榮以賊事誣人念父旣被殺姑寬其罪樓應思地保扶結一杖何辭餘各免議守巡兩道一件爲地方事

審得周仕趙祥樓小農等結雞連而行虎攫亦不必悉究其前此之爲強爲竊卽本年三月初八夜明火執械排闥而入林豹家其爲強固已不待問矣聯社鄉民追逐陳定創亡守口兵丁報知駐防因行捕獲諸盜但問事主所失何物則係耕牛一頭鋤頭二把以及耙鍋青布衣布裙等物問盜所

執何械則周仕趙祥俱執木棍問其所分何賊則仕得鋤頭祥得布裙其牛與他物皆王亮攫之以去而樓小農先化獄燐賊仗俱不可詰仕等以銖兩之微而陷死法豈非自作之孽不可活哉駢斬不枉惜今趙祥亦復瘐死未能快東市之心其餘夥樓起周陵胡秀王亮厲明三周憲等久行該縣嚴緝未獲恐再遷延周仕亦歸糞壤難成信獄合先具招呈祥餘應照提獲日另結守巡兩道一件爲救捕緝究事

東華集 卷二 三
審得何其周潘仲思與已故朱惟道等皆李君良所供之夥盜也八年十二月二十八夜往劫徐茂王可成家併其房屋化爲焦土以綠林強梁而假祖龍虐燄此輩習見使然也雖所供得贓無幾如其周祇分得青夾襖及刀鋤各一把仲思止分得柴刀與被一條惟道祇得藍青衣小袖衫各一件此非同行上盜之贓物乎今問其各贓何在則自縣審時卽已供係臺城缸市上賣銀花費無從追覓但贓仗雖漫滅無蹤而各盜之口供鑿然可據

亦何能追於駢斬之律今惟道遽先糞土續獲應小美雖見於李君良之初供君良久經斃獄亦不能起死者而質訊姑置之疑例可也李君良名下前有起出各贓已經事主認明貯庫者應聽給領其未獲盜犯徐德賓李亞三何汝榮徐良富顧老三李毛頭周君恩潘大人等俱照提另結分巡道一件爲緝獲大盜事

審得金義金兔李四陳鸞陳尙陳祿虞仲貴虞毛金守義胡明金榮等一案已坐十一大辟今反覆

東野 卷二
細鞫不能無疑焉蓋強盜必詳行劫之月日查屠法於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盜吳成被盜月日相同而十月之失主姓名時日不可問矣其可議者一也被劫必據事主之原詞今訊屠法吳成初未告縣故前詳亦未載入後屠法於二月十八日始告緝吳成於二月十三日始告案其可議者二也被劫必有地方保正之公呈今訊地保虞汝訓虞彥谷本人又未嘗具呈而呈狀又係虞伯益之代爲投遞其可議者三也盜賊必與事主之失單

相合前此雖無單告今再訊之失主屠法被盜之物惟被一床鍋一口破布衫一件柴刀一把牛因喊時落下吳成被盜之物惟女衫一件襪一雙以及鋤頭木棉錫臺今吳成所認惟錫臺一件棉花一束重八兩其餘藍布九尺小皮箱一隻舊被二幅銅鍋一口皆無人肯認其可議者四也強盜所重兇仗據初招所供李四金祿陳兔等各執木棍而虞仲貴則又空手金守義又未同行再訊虞毛雖住間壁實無仇隙且所招之木棍盡未追出其

可議者五也強劫必察其入門之形勢今屠法口供門是單薄推進不用着力初尙未醒後覺止有二三人再閱吳成詞稱撬入室內妻覺叫喊鄰佑趕散其賊亦止三人而供吐纍纍之多其可議者六也及問之誰爲主謀而茫無一的確之証據則馬達嶺造意之說非矣據吳成所稱撬入內室則明火打入臥房之說非矣審據屠法止覺有二三賊入吳成之家亦不過三人則初招開列二十一人之多非矣審據屠法所稱入門未醒吳成妻覺

喊鄰趕散明係竊盜卽縣招亦稱專行偷盜則引強劫論死之律非矣總之屠法吳成非甚巨家富室熒熒農業有何慢藏而起羣盜之雄心况屠吳二家同日被盜居非連址旣盜吳成何能又盜屠法皆可明也夫十一人之性命豈同細故且爲強爲竊分若逕庭伏蒙憲批職豈敢輕於出入再查當日應捕劉龍何進先拏李四陳尙陳鸞陳祿四名然後扳出金義而金義扳出多人致有蔓延之嘆但吳成之棉花八兩從李四家起出錫臺一件

從陳鸞家起出贓物識認既明則李四陳鸞其爲真正竊盜無疑計贓各杖夫復何詞然盜屠法之贓賊皆未確也餘犯雖多難以懸擬况供吐模糊贓無主認事涉矜疑竟應釋放所謂罪疑惟輕况信獄未成而陳祿金免先斃兩命若不蚤釋又恐相繼化爲獄燐故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然於應捕劉龍何進不能無憾事主初未鳴縣何所聞而挨拏緝獲李四陳鸞竊盜雖真而供吐蔓延皆因未赴庭質之先唆囑既堅則當堂妄扳足以熒

讞者之聽應杖示懲地保虞汝訓虞彥谷既未具呈虞伯益彼何人斯而代爲投遞併杖不枉守巡兩道一件爲地方事

審得鄭希一案其爲盜甚真而初供未盡確也觀其平素舉動斷非善良况呈送捕獲之後供稱事主有名同夥有黨分贓執械供吐滿紙哉奉批駁審良可訝者鄭舍丐鄭烏吳寶各皆投狀竝以未經被盜爲言及行縣覆查細加研審吳寶堅稱實未失盜而鄭舍丐於棉筒鉤刀水雞網之外別無

他失鄭烏於小花布衣棉線筒之外亦無他失也
今此數物現從鄭文善葉逢京名下起獲已經識
認而前招所供纍纍尙未有顧而認者何也蓋鄭
希等目無王法見舍丐與烏孤村託處隨意攫其
數物故失主亦不呈報當其捕獲乃故多將他物
供爲事主之贓欲使其不敢冒認以畱異日展辯
之地想各賊之在地方必有劫殺之大者特隱而
不言祇以此三家塞一時刑訊皆各賊狡猾之謀
所謂盜甚真而初供未盡確也今鄭希王小狗獄

斃鄭文善鄭文貴復因報病憲臺以情罪未明批
令發保物故於家葉逢京保回卽患瘋病不能動
履續獲丁有起亦經病故其不死不病者惟一鄭
和尚耳再行細訊供爲父弟行劫而彼未同往總
之文善父子三人已殞其二前供三失主尙未成
確然之案卽請爲和尚少開一面似非縱也逢京
已患篤疾雖延殘喘夜臺滋味諒不殊斯故爲請
釋餘黨照提另結

分守道一件爲敕典兩命事

東野直 卷二
審得朱曹奎等之從叛賊趙小球也通國之人無不知之時入山寨而嘗住家中公然劫殺官兵不敢捕地方不敢問卽若輩竝不諱爲小球頭目也蔡君榮奉文結社志在討賊而機事不密爲曹奎等所先圖方其明火聚衆入蔡氏之門則車水之蔡智所見也及其行兇喊叫殺二命之慘則屬垣之蔡翹所聞也稱在王元德家飲酒取齊到彼首擒君榮下手者朱曹奎此蔣廷福之原供在案也係曹奎說拏我没相干都是蔣廷魁做的此吳潘

之供証現在也反覆此案曹奎等始則從叛繼則殺人終則未嘗投誠自以爲莫敢誰何卽其後之就拘復敢劫去則當日尙在擾攘使蔡廷禎指名告究豈復有遺種哉迨日久事定天網難容情罪著明兇人始不能狡辯圖脫耳原驗兩屍斷頭剖腹砍耳截指固不必細檢而後定其傷且傷不一處總係曹奎率先而朱大傑等佐之趙氏識認曹奎等叫呼指名豈能復有生理一時同殺孰辯誰殺君榮誰殺趙氏者此案與尋常謀殺致死者不

同似不俟推究某人殺某人某傷合某器而後可定其罪案也朱曹奎朱大傑王元德擬謀叛律斬庶三犯足以蔽厥辜而君榮夫婦之冤慘泄矣分守道一件爲申解賊犯事

審得吳汝仁向與杜二妹往來時於十年二月十四日至其舖中出人名之帖而使喚之入山此非不相知之人所能傾露也卽未嘗往喚固無能諱其爲知情矣及二妹被執而遂領兵往拘供報蔓延除金華初審東陽覆招已經省釋者不具論現

在五犯逐一研鞫悉屬誣扳如吳良範則二妹之舅嗔其驅逐因圖快心卽汝仁當日縣審實未言名字之帖出自良範之手而吳良範復因兄弟之故波累又何辜歟至於陸維之金苟郭小亮等據衆口辯爲良民各緣睚眦之釁竝致株連噫彼二妹者渭陽之不惜復何有於諸人哉第今二妹遽先糞土恨不能起而復質若汝仁者詳審當日情事口供如此原擬杖徒亦足蔽辜吳良範等相應請釋此案因兩縣審供參差未有確據故發該縣

以里鄰易傳集可以立定其素行分別其賊良不謂解役蔡升方茂押至中途夜宿野廟而王浩王三遂行遁逸雖審無賄脫所當按律竝擬在逃二犯勒令嚴行緝結

分守道一件爲清理監獄事

審得余七十八夥竊賈富二之家獲賊有據其爲胙篋無疑惟周十五樓廿六在捕廳忽以爲真盜忽私行取保前府忽以爲無干種種矛盾宜憲臺之駁務求其詳且確也今細行研鞫余七十八所

分稻子雖充腹無存而夾襖已經現獲周十五分得夾衣一件卽化爲烏有供吐旣確獨非行竊之賊乎唯樓廿六乃十五銜隙妄扳寬之非爲縱耳周金盛原未被獲祇拘其家屬周天龍故捕廳釋之但周天富不當與之俱釋也最可訝者滕汪旣獲周良九所司何事致令脫逃雖無受賄情弊自不得辭其責乃轉而問之陶百一勒其包約指爲盜窩今且在家物故則亦無容淡究矣卽牛係周金盛牽去一語出自滕汪之口云獲良九時實聞

東野 卷二 三
此言事亦有因而疎虞之罪復將何以置喙乎擬
徒不枉余周二盜均宜併贓刺杖樓廿六應從省
釋然此案按諸署捕前府之審亦各不同不幾於
三讞三異乎但反覆推訊要之協於平允不必附
和雷同正所以副憲臺至公之心也惟行竊傷人
之周良九暨周金盛周天富等仍嚴緝獲日另報
分守道一件爲塘報事

審得張十一胡生道羅明文盧希一等據塘報所
稱擒獲鑿鑿於法自無生理及蒙駁勘而移取當

日原獲張十一盧希一之兵則十一又係張村族
長公舉就擒而希一則係處鎮陳大廳所獲求其
真確之質証實無其生道明文二犯再拘社長胡
介蛟鄰佑胡增立以証之云乘機搶擄皆真蓋當
日山寇竊發居民驚竄彼藉其聲焰攘臂其中情
事最真不然叔有秉穗豈不能姑俟寧謐偏於干
戈載路之時遠往負荷此其所以被執也但陣獲
之確証旣無搶奪之口供若此則數犯尙涉矜疑
未可遽寘死法與其疑而死之母寧疑而生之况

十一明文已經痼斃現存希一生道雖係擒送今山澤清寧所當宥釋憐其註誤冀其自新可也職奉憲批再三平反固未敢以前之塘報爲信案而樂於自爲異同之辭人命至重不敢不慎耳

分守道一件爲違嚼事

審得童學佃巨猾老奸積案漏網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汪成被盜失牛告緝縣差捕役徐榮汪法等密查而牟狄牟興實未承票榮等素知學佃不良且訪牛曾牽入其家至二十八日往搜牛無存訟

端發矣夫賊之蹤跡詭祕必不豢牛於家授人緝獲益信捕之愚於獲盜而盜之狡於噬人也但犯案歷存卽今對簿之時學佃亦不能盡諱狗偷之跡而諉過於第豈將以惠跖之行巧飾生平乎捏詐反噬杖豈能遁

分守道一件爲憲緝賊盜事

審得龔喜一案閱其初招同夥多人與上盜分賊鑿鑿及軍廳拘提各事主對質竝未承認叅之前供則亦大相刺謬矣其中惟鄭希夢一家曾經被

盜今再行研鞫爲龔喜行竊無疑而向與同事狗偷者尙有葉君祥石富二人蓋其盜祇一次夥僅三名舍是而外率皆虛語則喜之不能免於刺杖已無煩言說第君祥先經發配石富業已云亡毋容再議獨是朱淑歸石之英妄結石富爲良民今亦不能辯富爲良爲盜徒諉於軍廳之取結誰其信之烏能追於竝杖

分守道一件爲構蠹飛抄事

審得朱良刀瘢在首人言籍籍莫不指爲行盜被

傷故良本係廿八都不憚廿四都之遠潛避於出嫁母處者非無謂也及朱和尚犯盜復扳朱良同夥都保正朱宗和具呈在縣法固宜然縣差朱得榮吳富於十年八月十一日往拘十二日押至中途何物朱國華朱國純輒敢肆行奪回尙知有法紀哉乃謂非妄控不足以飾此番拒奪之情而告無辜之施大義爲首名者謂曾於捕役致爭之後歸而直斥諸人之非也牽告王用如者謂其係大義之親兼充刑胥易於架詞聳聽也要之虛實自

不可掩卽以抄家傷母之說進其所告于証朱廷柱朱四十而問之皆稱不知再質之家長朱二百四而亦曰無有則捕役之原未受贓瞭然甚明觀其中途要奪是何兇橫安得有多金之被詐其誣固不待問矣惟朱卿所供保正朱宗和挑稻一擔之說其語正非真情夫宗和乃呈首朱良之人當白日青天衆目所視豈有公然攫奪盜糧之理再詰宗和所挑之稻或付捕役或係入己卿亦不能措對總不過借保正以飾詞中之虛情而修呈首

之前怨甚矣朱卿之黨惡庇奸也後至九月十一日縣捕從佛堂市上獲朱良送縣收禁故再有赴憲之鳴細查縣卷朱良實爲朱和尚所扳良亦自有口供在案確非平民拘禁自不爲過而所控捕役搶詐誡法所不容理亦易信然亦有賊犯藉告捕以圖狡脫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况單開纍纍滿紙虛詞按律擬徒良復何說追搶之朱國華朱國純與黨惡之朱卿各宜重杖其朱和尚盜案已經縣詳朱良仍聽縣案審結

兵巡道一件爲盤獲奸細事

審得陳國勝一案自兵丁盤獲之後已經楊協鎮
審詳旣而衢刑官兩讞再行蘭湯兩縣提解各有
申覆復蒙憲批到職敢不仰體詳慎之心務求確
實以報據集其所供地保里鄰陳九六等逐一訊
之皆言此人竝非陳國勝初聞其在衢扳害多人
俱不復知陳國勝爲誰及提至金華則此人實係
張九弟也一向賣烟素行無賴卽其所供陳五一
等咸屬夙昔積恨之人故挾仇扳害今本犯亦自

確認其爲張九弟竝金國公洪天官等語皆供爲
兵丁教之使然職於此大獄攸關之際詎容輕率
而反覆推求實未得其確然之據但當日兵丁拏
獲之時必有形跡可指則其何以拏何以供必須
提原獲之兵丁面相質對然後可以定陳國勝之
是賊與否然後可以定所扳之諸人是真與否不
然非惟陳五一等不可懸定卽國勝之情罪尚亦
難明將謂初招非確前經國勝屢有供稱何敢以
所扳之人輒行輕釋苟欲以初供爲據則陳五一

輩毫無影響萬不敢累及無辜若其中果係兵丁教之則唆使誣良又豈可訓乎欲卽關兵丁質審而地方多事之秋未便遠提奉批確招事有不能一訊而成定案者此類是也謹將陳國勝等解赴憲臺或仍批衢刑官就近拘取原獲兵丁對質庶幾爰書蚤定矣

兵巡道一件爲塘報事

審得馮登元等潛出山巢爲開化縣所盤獲其爲匪類亦彰明較著矣惟其人係金屬蒙批取里鄰

質結以別奸良此誠憲臺慎重民命之心不忍株及無辜也遵提地保鄰佑諸人逐一研訊大都地鄰祇能稔在家未有過犯而不能悉其出外之蹤跡卽登元供於去年十月初八夜間看豆被掠爲賊擒脇其意實欲逃歸但去年彼時未聞寇過其地而各犯販豬賣烟此亦無賴恒徑要亦未可盡信獨是兩處盤詰束手到官或者出於悔禍歸農之意故不敢少逆顏行而俯首就縛歟此案因取里鄰久之未有至者長途解審饑病相侵馮時太

王龍隨經瘦斃今囚首對簿者祇餘馮登元葉義
王文三犯安知非有一綫可生之機以俟憲臺解
網哉雖馭亂用重典既係依草附木之流何靳寘
之重辟但其翻然就縛與陣獲不同愚民註誤實
亦可念請開一面總屬好生之仁也

兩道一件爲地方事

攝郡

看得強劫之盜弓矢馬騎頻出郊坰不問而知其
非遠方異類也况一月之間先劫王宗桂家遺下
二矢油炬二段未幾又劫商正陽家遺矢四十有

五油炬二段與前炬相同職心固疑焉於是持箭
檢閱於字畫漫滅中再三諦視而張鳴鳳三字宛
然此固天欲發其奸也卽取府房所存兵冊翻對
有張鳳鳴之名字係顛倒職心又疑焉於是親詣
王大廳索兵冊面查而張鳴鳳三字固在籍中也
卽大廳亦認識遺箭云係杭省發來官矢復何疑
哉况其應出征而雇人代倩身在蘭江今幸而不
致漏網餘黨自可根究也

兩道一件爲圍劫殺命事

看得兵以衛民今則爲叅盜之源釀禍之胎矣據蘇國英辛小二供吐鑿鑿校如列眉行劫王商二家盜係一夥金之爲首者則俞宗周曹養興蘇國英衢之爲首者則李虎張一虎而現獲張虎則又同行而不同劫者也金鎮旗牌梁守魁勾通線索雖報稱獲賊而不能掩前日之奸至若先獲張鳴鳳則箭又稱准債與人今俞宗周所持於盧把總家者卽是而國英小二供吐亦未及其姓名計先劫王宗桂家從衢來者爲李虎張一虎張大虎孫

猴兒馬回子張文舉秦應祖等在金華者爲趙一亮蘇國英曹養興俞宗周梁守魁等之多人而砍其妻者乃張一虎卽羅成也射其子以及工人穿腸而死者馬回子也劫商正暘家從衢來者李虎張一虎張大虎張老二王老三孫猴兒黃宣高龍李龍蘇虎劉鳳馬應舉韓兵丁盛兵丁王成等金華者曹養興俞宗周葉五十二官姜五官馮汝標金易之辛小二等之多人此番國英則係管船梁守魁亦未同劫殺死商廷道者俞宗周卽振宇也

熱其媳者孫猴兒卽孫應標李虎號小山者二人是也招招舟子二次皆葉四官而騎馬刀箭各有其人劫殺分贓確有其據若非藉憲臺威靈天使其敗則衢婺表裏勾引蔓連肘腋舟中其爲害寧可言哉但此夥篡籍行間非尋常賊盜捕役可以蹤跡懇乞憲臺嚴檄所在營弁分撥兵丁協同捕役始可獲其餘黨盡弭亂階矣

臬司奉三院一件爲拏究事

審得陳汝貞因陳一瑞而讖方允昌前詳已明但

其招兵之情原屬影響卽當日初招亦云在家未出所獲諸賊內止一人供汝貞所招又係住房者而失其名猶是恇恍之詞獄貴初情豈可爲招兵定案乎且同案諸犯死亡畧盡卽陳裕翼於白巖嶺前虎傷亦復化爲佞鬼此地鄰陳廷廣等具結最真今止存汝貞一犯原擬城旦似足蔽辜兩道一件爲劫殺父命事

審得王堯龍係趙鏘張家畝之佃戶因鏘同男忠勤來收租穀糶銀四十餘兩惡心萌焉探其又往

山後曹取租夜宿佃戶何鳳元何文龍之家堯龍夥同金毛頭金淳教錢龍錢守宇錢良佐錢明等七人塗面執械蜂擁入門因趙鏘喊救金毛頭金淳教動手揮刀一命蚤歸泉路斯時兇形各現刀械在前鳳元文龍卽欲力救其如惡鋒不可嚮邇設非保長金緒合等之奔救其子趙忠勤安能保全脫害哉幸而恢網不漏堯龍旋獲供認分銀三兩餘皆金毛頭等分去不知數目同夥錢龍等皆諸暨人供吐甚確堯龍是當按以強盜得財律斬

其金毛頭金淳教錢龍錢守宇錢良佐錢明嚴行緝獲另結

本府一件爲地方事

審得杜尚勤穿窬小人而在杜思瑞家於今年六月十七夜潛入金恩卿宅內計圖胠篋彼豈虞其就獲哉雖未盜贓此竊盜已行而不得財者是也潛於思瑞之家可不謂窩歟此不行又不分贓者是也各笞不枉

臬司奉三院一件爲科舉事

陸理

審得黃二等勾聯亡命肆劫商船固不知凡幾并
閩省試錄而亦劫之且傷差承劉國璽等四命冤
哉慘矣催人早發惡聲誰辯於鷄鳴暴客潛蹤孤
夢頓沉於魚腹致使血污嚴陵之水且謂鬼神莫
測其祕孰知盡露於方希之口乎幸天網不漏雖
狡於兔脫終必就擒况詹廿九確認無疑駢斬以
謝幽魂夫復何說惜韓自成諸盜未正典刑先經
瘐死別無他故總之罪犯不原生理久絕筆楚之
後疾病相侵卽欲忍死以延旦夕得乎猶幸而獨

畱黃二使顯戮藁街以快人心而伸律法至若署
捕趙弘恩侵縱一事雖黃二甌人擒時己不在蘭
然韓自成就縛之後其贓物自不止衣被數件卽
兵役搶攘失於衆人之手事誠有之但弘恩身爲
捕官亦難辭咎黃二旣獲此亦水落石出之時乎
侵縱之事再三質訊堅不肯伏已經院叅伏候憲
臺審奪

本縣一件爲劫殺大變事

婺邑

審得傅元彩傅元忠沈來富皆積盜也本年正月

二十夜同夥賊蔣達相章思妹姜法等打入王觀壽家盡劫牲畜衣皿復鎗戮王良貴立斃何其兇且忍哉迨恢網不疎而傅元彩元忠沈來富俱已旋獲分贓鑿鑿供吐逼真強劫之罪自不能逭惜天速其誅而不能快心於東市也據所扳傅本沛傅六觀傅本學傅元祐傅元仕傅元大傅元福傅二郎傅祥縉趙慶趙元寶唐月林唐月壽姜一清等各都甲保親鄰公結俱係良民合行審釋其未獲蔣達相章思妹姜法等照提獲日另結立案免

供

本縣一件爲白晝劫殺事

審得劉經國技善探囊白日亦能鼠竊行同胙篋昏黃漫說狗偷窺胡十七懷銀市上剪之而去遍覓無蹤俛俛而返乃心思設法餌之復於次市以一拳石之多卷而懷之蹣蹣涼涼而來經國不知其爲詐也復行前法十七隨手輒獲搜出絡刀扭稟典史嘻經國何其爲賊而愚十七何其設計而巧真不覺令人啞然失笑也今敢駕詞反噬得毋

有包身之膽耶夫亦自取其杖
按院一件爲賦役不由經制等事

附錄

看得劉彭祖等五名以投誠發縣不過暫羈其時
月約束其身心原非久安之策而令僧道瞻養非
所安也夫山廚香積瓢鉢常空野衲黃冠烟霞不
定豈能長責其守視日給以糞殮哉况此數人旣
已束身就化當令樂返故園使同樊鳥檻猿終非
長便空齋野蔬恐腸胃未卽清虛而冷榻枯禪雖
夢魂亦多飛越相應卽取親鄰甘結發回本籍安

插歸農也

棘聽草卷二終

棘聽草

卷二 盜情

三

棘聽草卷三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讞詞 衙蠹

臬司奉三院一件為欽奉 上傳事

審得宋雲梯原非世用之材謬膺民牧之寄罔知政體遂噴煩言乃因公濟私以下鄉致設酒折席而滋擾此陳四常方秋朱四十傅左明陳以和蔣祭元之供吐可據也他若因掣批遲悞而罰二金循叅吏陋規而取書價復將月米之餘粒充官廚

之飽餐致使各蠹生奸羣狐叢弊如徐守經以周
視粥廠之故詐楊益銀金任之黃英以比掣批迴
之因索賂國孝賄朱大賓朱惟魁以新叅常例勒
傅文琪等之資黃加乘朱廿四之盜犯誣扳同經
承毛鳳翔婪索烹分其李壽之詐楊世英竝確也
劉織中緣傅十一之死骸告爭輒與原差毛朋指
詐滕一胡滕十四等之被害又明也虞光麟指稱
使費賺賂允恭而飽其欲金任之遞保釋監誘毛
定生而行其奸龔國卿陶堯經陳旭英索納戶掣

銷脚價而烹分其銀居官何事而令各蠹欺蔽如
此藉云恤隱賑饑不能釐奸剔弊又安望其畱心
致治以惠生民哉總之此一官者文義雖卽淹通
條陳彊作慷慨究皆措浮詞於紙上而何益民瘼
惜其貿利弊於胸中而未周視聽受贓有據卽非
枉法所當照追按律擬杖以肅官常其徐守經朱
大賓朱惟魁黃加劉織中虞光麟金任之毛鳳翔
龔國卿陶堯經陳旭英黃英毛朋李壽各追前贓
分別擬杖餘審無辜免擬

臬司奉撫院一件爲考覈復奉 明綸等事

審得周再勳一案當日屢奉嚴駁已無有不盡之
賊未伸之法伏蒙部駁三款言說情受賄應當日
說情本人名下究追此誠內部不厭詳慎欲令關
說之輩毋致倖寬也除他款已經審確者不具論
其所謂過往鄉官今則有高科其人其僕高貴已
就讞矣韓義則係醫生王欽又屬同鄉受賊指據
前招已明今復蒙憲駁者以高科未拘質讞而罪
坐家僕但當日金應垣所付之銀實高貴手受原

未見主人之面則招提說事貴實爲之貴固無辭
於追究若韓義原與再勳爲同鄉陳明仕過往鄉
客之言問其所指卽韓義耳至於徐五六又係耳
聾之人故屢讞皆未訊及前審恐不便登答是以
諉之容然而容然所供說情者確爲王欽再審無
異詞也供質已明其高貴韓義王欽受賊各從本
犯名下追沒按以誑賺分別城旦允宐至再勳入
己贓私據前招皆係罰贖交際等項原擬似足蔽
辜其俞日華等均照前擬趙鳳照提另結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張方之沈明宇府吏也以衙門爲藏身之穴
依城社而叢奸金俊快頭也藉差役爲行騙之媒
委谿壑而無饜方之身充經歷司吏凡南米掣批
掛號誰人不受其需索如周思元徐承芳趙肩甫
馬承謨黃君庸李玉初徐仲榮方應敦童道增俞
胡忠童義禮凡十一人而又端能乘機欺嚇凡衙
門打點使費誰人不受其詐騙如黃千仞黃君翰
尹鳳岐朱妹妹張連七凡五人甚而縣丞林鳴暘

得銀方爲掛號典史趙宏恩解米必勒陋規其他
可知也若明宇因薛奇俊之頂叅乘汪海籌之委
捕瞞蔣氏之爭繼皆需常例猶曰有因最可恨者
嗔張仲守解米不歇其家指包攬而遂行監禁詐
贓最確明係入己尙欲狡卸央情其他又可知也
若金俊承票皆成詐局見影卽可風生毋論是官
是吏恣意饕餐不辯爲富爲貧盡情漁獵如胡起
朱繼魁倪之奇黃永宿祝廷愷葉明鄭維瑞樓盛
甫衆口供吐鑿鑿非誣其他又可知也此三犯者

狐鼠久遂其羣謀雷霆始彰於一擊人心大快律法得伸雖其中有無稽之証佐姑聽虛懸就其間論現在之賊私咸皆真確但金俊之惡次於張沈賊之多寡既分罪之輕重亦別二配一杖允當其辜賊俱照數追入其招內楊佐呂相奉票索銀有據竝應杖懲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蔣惟薰身司庫帑自爲鼠社堪憑遍詐賊私明係狐威可假見趙肩甫不應解役則聲言收禁

嚇索多金占季君德向來里長雖備銀乞還仍行包攬周繼儉徐秀山慮扳賊而求縣批免乘機獨飽篋囊樓惟茂因僉解而向庫領銀扣除盡填谿壑吳有登爭田小訟常例必需杜厲盧月米上倉勒索有據此皆款單明載衆口確供其他賣菜傭田舍翁飲恨未伸者又不知凡幾矣此一犯者嗜利如飴猶蠅蟲之吮血覩民若肉快豺虎之剝膚詐害皆真擬配不枉賊俱照追入官其俞忠陳馱農久經物故無從質對者姑存而不論可耳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張鳴經煬竈爲奸叢神作技欽遵一案居然
漁獵之場歷缺多年熟擅鼠狐之智如追比各縣
批廻錢糧要務竟勒銀賄免詐永康縣經承則陳
瑞圖謝國進姚時化錢國立倪有道等若而人詐
蘭谿縣經承則吳伯元朱明兆童守登趙浩生陳
其英等若而人詐東陽縣經承則任成之王宗德
金唯道金貴可李惟之喬順之詹汝瑞蔣思禮李
仲欽王沾之張延如傅廷師等若而人詐浦江縣

經承則潘惟彩黃鴻盤戴汝太陳希賢張敦愷洪
國史樓伯盛程應祥周一璟趙式金張國斌等若
而人因取纂全書八邑吏胥盡遭饕餮此總書徐
君愛王友生之供最明因爭廟殿基詰告在府必
索常例此本人邵厚和之吐甚確因贖田致訟歇
宿其家猶勒茶燭此生員杜思芳之言甚悉總之
此犯人中之豺衙門之蠹百姓之蝨賊屬邑之蜂
蠆擬以城旦用蔽厥辜詐贓照追入官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張鳴經場竈爲奸叢神作技欽遵一案居然
漁獵之場歷缺多年熟擅鼠狐之智如追比各縣
批廻錢糧要務竟勒銀賄免詐永康縣經承則陳
瑞圖謝國進姚時化錢國立倪有道等若而人詐
蘭谿縣經承則吳伯元朱明兆童守登趙浩生陳
其英等若而人詐東陽縣經承則任成之王宗德
金唯道金貴可李惟之喬順之詹汝瑞蔣思禮李
仲欽王沾之張延如傅廷師等若而人詐浦江縣

經承則潘惟彩黃鴻盤戴汝太陳希賢張敦愷洪
國史樓伯盛程應祥周一璟趙式金張國斌等若
而人因取纂全書八邑吏胥盡遭饕餮此總書徐
君愛王友生之供最明因爭廟殿基詰告在府必
索常例此本人邵厚和之吐甚確因贖田致訟歇
宿其家猶勒茶燭此生員杜思芳之言甚悉總之
此犯人中之豺衙門之蠹百姓之蝨賊屬邑之蜂
蠶擬以城旦用蔽厥辜詐贓照追入官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姚叔光郭宣洪亮朱文煥吳之美等居伏衙門自謂三窟足恃結連黨類居然百足不僵忽爾震霆悉皆敗露先以姚叔光之贓証最確者言之何良五投稅無端執契而勒銀張十九被裁乘機發火而受詐身充庫役則盛唐餘邵明季等一十四櫃之常例皆獨飽一人之谿壑再以郭宣之贓証最確者言之因嚴米粒被殺匿誣則胡君修等資財可詐與惡黨吳之美烹分己真乘鄭元祿找價訐告以童循滿鄉愚可欺與防丁孟和串搆有

據他如胡福祐江華等撥買衢米指價遲找又不足怪也再以洪亮之贓証最確者言之張倩玉酒店新開忽指兵臨取犒包免勒其多金胡百登等明時舊監重欲援例加納兩票得其重賄他若買胡戴明房屋而止欠其四兩又不足論也再以朱文煥之贓証最確者言之入張百六之典舖指換金而詐銀過吳四十之埠頭勒渡夫而攘利迎神殿之丐戶陳林等按季必有攢銀大兵過之鄉夫郭二八每名更多乾折至於一百二十里膳夫之

常例皆獨供一人之饗饗再以吳之美之賊私最確者言之與郭宣朋謀嚇詐胡君修而分贓因姚時韜被告指稱張相公而局騙其奸欺亦可槩見矣此五犯者煬竈作奸叢神爲技惟知因事剝民皆能舞文壞法一朝摘伏百姓快心應擬鬼薪用消民憤再有經承吏書若徐一卿因王信五假命詐銀百兩雖指說情實皆肥己况索江九二之常例可憑若徐紹受詐方朝秀銀九十兩王子樟索倪禮三常例五兩郭廿八索陳三六銀二兩李振

穆索姚時韜銀一兩又有縣差王兆因查稅而詐邵儀伯銀四兩快手胡十一藉密票而詐胡玉七銀五兩証吐旣確皆不能遁於究擬其防兵孟和分去郭宣銀二十五兩應從兵丁名下照追相應分別徒杖贓俱入官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毛鳳翔充刑吏而擇食居民王國焯藉糧書而慣欺里遞二犯之事雖殊其爲罪則一也如王文省因地基告訐則常例可詐黃君一因祭祖致

訟則指稱可詐盛仲伯因款待未周則容隱可詐
吳佛緣因牛死報官則私宰可詐他若朱有光陳
福因父與牛牙致爭必置酒求服而後已此毛鳳
翔之款蹟質証無異詞者如金伯恂僉役投遞認
狀則常例可詐季世和包允代解南米則使費可
詐駱永昌何兆榮僉解顏料則騙免可詐此王國
焯之款蹟質証無異詞者惟圖吮膏肥己不顧百
姓剝膚孰知發伏摘奸早使二犯破膽追賊各杖
允蔽其辜其毛鳳翔詐朱廿四一款應聽別案另

結再有朱一雲索陳玳酒資雖僅四錢相應追給
竝杖示儆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徐有元呂魁之皆積蠹也因編審而科派本
族三房之百金者徐世明之口供也因大兵經臨
取豆米供億而受銀一十二兩者黃用祥徐思善
所付也因致爭會銀告縣而指稱衙門使費勒銀
十兩者徐思泰所吐也此則徐有元之款蹟研審
最明者也因告姦免監勒銀一十二兩受害者朱

嗣球之母徐氏也因假命告縣無辜審釋復索銀七錢被詐者姚邦謙也因陳氏誣告索其銀錢復詐其衣裳鷄母而後已者則呂子韶呂舜協之供也因途有遺骸不報而欲誑稟勒銀受詐者黃用中也又因胡廷祥人命牽累經承此案乃奪其婢女壘詐多人銀兩則王有崇王有祿王清夫王化善之供同也彼時有同行而烹分者田唯熙也有詐其銀不足又搶其衣衾者原差徐明也此則呂魁之款內賊蹟研審最明者也外有索呂惟聘之

常例二兩而免解者經承徐大信也因徐思宇妻死票查受銀二兩者經承程瑞度也指詐楊明王之子而烹分婪賄者則又程瑞度與蠹吏陳嘉言也因柴君賢風水訐訟詐其銀者經承鄭世祿因祈雨禁屠詐肉舖應子魁者縣差應通也此各犯者賊証既真所當追贓入官分別徒杖以伸三尺按院一件爲直陳大蠹等事

審得謝國俊充役兵房楊光世身當倉吏而徐惟烈徐惟蘭徐宗道俞以德皆縣之公正督修縣堂

者也先因禮吏徐良惠透用支應銀兩追查完補後良惠身故其妻吳氏將原買陳忠之父陳孝之房屋基地九間抵補前銀該縣標着公正徐惟烈等拆卸前屋修造土地祠此陳忠嗔其折屋借端以控憲也其詞內所呈三事而倒換由帖一款指稱實虛所謂由帖者卽易知單發於里遞以明征輸條目每里何因遂肯費百金倒換一帖况惟烈不係戶房經承又非總書領發毫無干預雖每里有陋規一兩各總書所得固不能一一窮之者惟

兵房謝國俊每因憲節經臨大兵絡繹征繕孔亟藉恐臨期有悞故多取夫備用而實行包攬之術如通縣一百七十里每里取夫十名之外復派鄉都大村社夫二三十名不等夫用夫有限而取夫無窮其折乾之弊民累實深第恨不能盡舉通邑之人以質之而直窮罪狀若楊光世經營倉廩上納米豆雀鼠任其奸欺雖因大兵驟過里遞催運不齊而派之各祠如應祠長上米一千八十四斤姚常上米四石潘大常上米一百七十五斤李祠

長上米四石五斗呂祠長上米二十石上豆二石
潘宗祠上米二百二十斤王宗祠上米五石零二
十斤豆八十八斤姚宗祠上米五石皆歸何用既
無開銷不問而知爲光世中飽也各証供吐鑿鑿
其何以自飾乎此二犯者因公罔利作弊滋奸實
爲蠹害但國俊指用多夫猶恨賊無確據光世因
公科斂則已指証皆真所當按律分別徒杖若其
贓私無從對質者姑存不論現在實贓應追給主
不盡之辜再請加責可也至於陳忠舉發弊端雖

因修怨而指陳夫役豆料二款實關民瘼姑從寬
免擬徐惟烈等審俱無涉寬釋

鹽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韋國員東陽縣之蠹書也假竊虎威何待擇
人而食專恣饕啖由其天性無良因鹽引之掣銷
勒胡周華許仲仁之苞苴而遲速唯命不止蠹民
且蠹商也乘人命之牽告詐包三桂包應輝之重
賄不止無法且無天也楊禹澤被告而多金可詐
則貪甚也屠良賀結訟而錢數必收則鄙甚也明

鹽院一件爲出巡事

知賈天聘之被誣威能吸髓機乘應孝且之波累
錢始通靈至不仁也宗三常等賣墳訐告串詐遂
與盧應根等保正報充醮銀卽受大不義也蠹民
蠹國無法無天且鄙且貪不仁不義使之踞伏公
門真入市之豺狼安有不受其殘賊者乎三尺具
在焉能爲之少寬城旦示懲良不爲枉贓應照追
入官所供蔣思禮串詐有據未經到官嚴提另結
審得陳國政逞狐鼠之奸憑威易假肆饕餮之技

惟利是圖勒毛銓貝瑞之比校陋例每季必有賂
獻則逐年科索者不知幾人其吸詐鹽捕者此其
一指王文省洪浩等報稱穀戶每名必有賂獻則
轉輾營脫者豈止五家其吸詐穀戶者此其二新
年具認自毛永傑之外八十名各有餽遺威行於
通縣可知其吸詐總書者此其三提比批廻自陳
玘之下四五九年盡皆包免弊通於節年者又可
知其吸詐解戶者此其四不寧唯是借僉報則樓
瑩翁可詐乘隱稅則楊逢節可詐因爭墳則吳紹

東野草 卷三 三
繼可詐由此推之田舍菜傭飲泣吞聲者又不知
幾何人矣尤可異者劉守科因葬結訟輒敢騙其
多金稟官踏勘非巧於作奸能若是乎此一犯者
嗜利如飴逢人卽攫論其贓跡已踰盈貫之條示
以創懲當在城旦之列革役追劄照贓入官外有
吳大位持官票借趙心和稻穀六十石久假不還
相應嚴提另結

鹽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潘尚士虎踞公門兔營庫窟兇鋒虐饑真有

不可嚮邇者矣卽販賣私鹽事涉影響者姑不具
論他於借端嚇索蕭唯植木商可剝富室爲之寒
心因姦橫吸陳克元鄉愚可欺平民爲之咋舌吳
克隆被誣可詐吳明泰爭基可詐則誰人不可行
詐楊明振等獻賂稱冤邵大壽局騙稱冤則諸款
皆其積冤至於朱尙勤之飲泣猶其小者耳其最
可裂眦者莫如串詐戚繼珮忍令賣男鬻媳以飽
肥囊其最可指髮者又莫如勒索于汝康致使破
產傾家以投谿壑猶未也雷霆震驚已足破奸邪

之膽鬼域變幻依然憑城社之威輒敢告照先聲
欲令証賊者代其完納使公庭環泣敢怒而不敢
言嗟乎小民之畏豪梁甚於畏國法矣如此市虎
人豺卽革役配徒猶恨創懲之晚賊追入官併請
憲飭永絕板害完贓之弊民始有寧宇也但其中
有戚繼佩鬻男媳銀二十兩應追給主使取贖完
聚以廣憲恩金雷一款另案歸結陳國翰陳汝煥
串詐烹贓分別杖做併追入官張用孫黃有息同
差捕馬良朱文張勇樓仁續供詐贓有據嚴提另

結

鹽院一件爲枉葬黑冤事

審得鄭忠禮乃戶房經承離務戶役皆所專司往
往得而乘便科詐諸商其已然之明驗也今許忠
仁有此控者蓋因本年四月值前院趙按臨該縣
拏送忠仁故忠仁卽以此告其經承已蒙前院准
詞免忠仁提究要之此舉特藉爲救敗之計宜其
詞激而情多謬也指官苛派金銀緞疋之說細加
研鞫多屬子虛惟是鄭忠禮以經承之故每事行

其煬竈供証旣確孰非饕婪之罪狀哉盤踞戶曹
其爲疾鹺非淺茲賴憲臺德威窮其賕跡應擬杖
革賊俱追沒庶奸胥知儆亦甦商裕課之一端也
其樓惟榮受賊有據均應竝擬追沒
分守道一件爲酷詐父命蠹詐黑冤事

審得吳承之叢神載鬼真蠹惡之尤也卽龔之棟
與樓洪昌買鵝因低銀致爭扭稟捕官起事最微
自呈堂之後吳承之爲經承而睚眦之讐圖泄羅
織之獄遂與株及於菜傭擇食於鄉市紛紛教扳

而低銀一題幾令小民無帖席之安矣如與童福
故兄訐訟有隙遂囑之棟誣扳且及樓明進等若
而人拘童福到官又令輾轉波連郭念兩等剝詐
家家無論平民銀匠皆其吸髓之秋下至船戶魚
人莫非吞恨之日貧民情傷於鬻子虎噬下及於
鷄豚竊不謂蠹之殘民以逞遂至於此設非童福
因父童百十復行幽禁而有此鳴流害恐未艾也
然其所報諸人要皆出於童福龔之棟之口亦屬
可恨念其旣懾於蠹威而復困於筮楚導之以扳

是可原耳但起釁之由實緣龔之棟使用低銀所致不可不杖吳承之吳繼祥葉科吳勝陳魁賈魁各擬一杖以示創懲賊除童福告發者追給餘竝入官金科孫全審無受賊姑免擬潘進嚴提另結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陸理

審得邵光國與方慕雲狐鼠相依同惡竝濟者也分而言之如機乘查稅而在城在鄉無不被其勒索確証者四十六家假借實徵而各都各圖莫不受其騷擾指詐者九十三里甚而邵子甲因妄訐

訟現銀借票之頻需青衿如此民則何堪是皆邵光國之實錄也如蠶食輿端於錦被而買錫取鐵之未休饕貪藉口於窩硝而鋪戶醫人之俱詐尙有胡昇宋偉玉承票共事捕影追風而惟命烹賊有據質証已真是皆方慕雲之婪跡也而未已也合而言之復有構詐何于王一事借名鼠尾實飽鯨吞二蠹坐而分肥百姓望而飲泣其虐燄亦大可見矣此兩犯者翫法固皆兄弟之國殘民亦在季孟之間但賊私微有多寡之殊故按法宜有重

輕之異相應分別擬配胡昇方嘉印徒杖蔽辜賊
俱照追入官宋偉玉另提究結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何文泰卽何光甫指公庭爲壟斷藉保歇作
生涯雀角鼠牙惟懼訟之不速蚌持鵠鬪實喜利
之可收故陳小山以併圖結訟而受詐楊文勝以
砍木結訟而受詐蔣志引等以爭山結訟而受詐
蔣希弟等以阻葬結訟而受詐此不過橫吸鄉民
之一端也至於攬保爲囹層層剝削偏有投卵具

認免差打點之多門誰敢不飲泣以饜其腹督工
扇虐處處搜求遂有大木椽木犒賞釀錢之諸害
誰又敢盛氣以櫻其鋒不獨此也陳可相以管庫
報充則藉端必騙是止知有私不知有公矣施萬
程親戚之患宜急而惟利是視無乃見金不見人
乎此猶其小者最可駭莫如魯應簧一事怨起於
睚眦唆訟以喪身雖其罪有攸歸誰實維階之厲
由此推之側目不敢視含怨不敢伸者又不知幾
何家也此一犯者兇爲市虎惡比人豺罄竹難書

自二年以至八九十年貫惡惟編年可紀決波難
盡自一里以至八十三里流毒於每里俱深幸震
霆威大彰公憤質証旣確擬配奚辭周君德濟惡
情真按法竝杖贓俱照追給主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柴偕春積猾巨愆屢踞公門爲羣奸執牛耳
而袁日寅皇甫敘胡節等肆兇扇毒皆其黨惡之
徒茲當雷霆震驚皆小民含冤欲控之日罪狀纍
纍紙不勝書請先以廉得最真者言之如沈堯章

以娶婦被詐趙鶴蘭等以編審被詐洪啓聖以盜
扳被詐汪君寵以姦情被詐潘守元以砍木被詐
皆偕春爲之首惡而羣蠹依聲附響之明驗至於
指差錦屏婪贓快其烹飽推收田稅橫索饜於羣
謀承行勢若連鷄持票猛同饑虎何莫非袁日寅
皇甫敘胡節諸奸同惡竝濟以獲斷金之利者哉
未已也如柴之楨之桂所控吞產一事以偕春賦
性殘鏗屢創不悛視藐諸孤尤易供其蠶食而田
山可占寶筭可賺諸僕可役牛穀可侵房料可以

擅折錢糧可以代輸公言可以嗔恨同族之兄弟
叔姪受其荼毒者証有柴景春以下之多人况門
以外者乎宜其証款則勒戴中嶽之多金販糧而
索俞時覲之陋例王國安之妻固甘心薦枕何以
索逋而俞氏亦等於桑間是奸人且多姦行趙鼎
旦之獻猶左袒親誼何以乘機而戴帝選亦受其
重賂能嚼士豈惜嚼民戴王鄧包差投壑尙欲其
返璧豈可得哉雖張士第一款已經別案供明王
彪一詞當俟再提另結及今惡貫已滿罄竹難窮

亟宜配徒以快公憤戴思利所控袁日寅一詞証
佐旣備附審俱明應與皇甫敘胡節喻門子計贓
徒杖不枉款內諸犯詐贓相應分別照追入官給
主其袁士馱戴鼎孫憲章包仲姚勝戴行張行王
懋賢王茂黃亮陳相公王一俊等俯容嚴查再報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賂應真猾蠹哉忽而名賂升忽而名賂榮變
幻其身如鬼蜮之難方物時而串劉宏時而串洪
鼎勾聯其黨洵狐鼠之結同羣或指人命或指詭

寄或指送情家家飲泣仇君淑陳光逢駱尚納等皆其被害或乘解糧或乘認保或乘稅契處處寒心林惟耀陳汝能周君德等皆其確証而猶未已也藉買墨以免差十斛隄糜寫不窮平生罪孽包紙張以納賄千番楮牘書不盡夙昔貪頑監生亦名器攸關指端罔利蠟茶皆方供孔棘乞免營財由此推之何事非婪吸鄉民之端哉此一犯者承票如狼如虎見錢似蝸似蠅雖其款蹟有年遠近之分論其贓私皆害士民之賊按以城旦亦足示

懲劉啓卽劉宏烹贓有據相應杖做贓俱照追入官張登洪鼎嚴提另結

覆審得駱應惡貫旣盈昧私畢露前經逐款嚴鞫敢不盡法初以謂無餘地矣伏蒙憲駁再提各証研審其他悉與前供無異稅契一款又有烹詐總書之銀雖當日總書未經到官今覆讞陳汝能之口供可據若解銀一款所謂正經費用者當日則有解官施有道解吏唐正喻而雇船飯食之需兵丁護送之費皆出於此原不可槩爲本犯受贓之

論全書紙張雖省下竝未派用得以乘機科斂者則因藩司票取該縣經承磨對該縣票提總書仇君樂赴省而君樂以經管九年錢糧之故遂得以指詐鄧統鏞前銀實駱應爲之趨催包受楊邦先認納監生雖有票拘繼卽豁免錢朝太唐朝問等則併未有票行皆本犯飄空嚇詐夫蠹役之爲害政不過追風躡影而行其科索之奸所以爲真蠹也雖解戶監生實縣官主其事但衙役遲速回覆之間巧行婪吸必飽其欲而後已况解戶原無票

拘乎此情真可恨而爲法之必不可貸今再審賊無不盡城旦法足示懲仍照原擬似不爲縱仇君樂另提究結

按院一件爲出巡事

審得何啓宣者公門爲壟斷之場包身有膽吸民擅操縱之技注意惟錢鼓吹宜酬雖出里遞之意乎何以半克中飽雞豚預畜卽備大兵之需也曷爲竟入私囊甚而勒索長年餘船可以賣放包免坊里每季得以科銀卽供億餘剩之夫皆乘機折

乾之日修船向取給於驛傳爾乃假公濟私河夫藉餽口於饗殮尚欲養肥割瘠就此現在之款畢露真形足徵發摘之明大快公忿賊私盈貫城旦足懲照追入官法皆協律庶使遠近狐鼠其形者聞風而墮膽見創而寒心乎

覆審得何啓宣之以兵房爲蠹窟也吸詐多人及蒙訪拏真除暴安良萬姓快心之舉安敢不盡法研訊乃以贓款未盡復蒙憲駁其他款細質皆同卽拏船賄放自有多寡不齊而船戶非一人江上

之操舟如織者旣不能一一盡拘而問之前因孔正吾有祇付五錢之供故舉以例其餘卽今唐一進再供五錢之外復有弊酒三錢則共銀八錢矣合無卽以八錢科算惟酒食是議此亦衙蠹所必有也至若除扣河夫前此因無循環繳查故不敢逞其侵蝕而循環之設自八年始究其作俑於扣除者又係唐應第而非啓宣耳獨是槽刀人夫之派免於坊城起自九年而華秀之等係十年里役一年止輪二季故不能全付完足然八年之入已

者與九年科派無異也可不竝追乎唐應第另行
提究本犯贓雖有加而鬼薪旦春已足示創仍照
原擬似不爲枉

按院一件爲衙蠹事

審得宋偉玉工書也與蠹吏方時啓朋比爲奸乘
方法龍施伯敬盜硝一案因扳舖戶金正茂等盜
買而遂肆其婪詐一時同被害者除金正茂而外
尙有汪大有程時泰金宏茂程廣泰王元益何瑞
之多人皆環證無異但衆方含冤欲控而雷霆之

擊已彰案查卽邵光國款內方時啓所詐一事其
計贓銀一百一十兩已經登答追擬定爲爰書但
前招止及胡昇烹分而偉玉未經質明故未併擬
今再確審衆供僉同按律杖懲殊不爲枉事係告
發則本犯烹分應得之贓相應照追給主方時啓
胡昇罪不重科姑免擬

棘聽草卷三終



